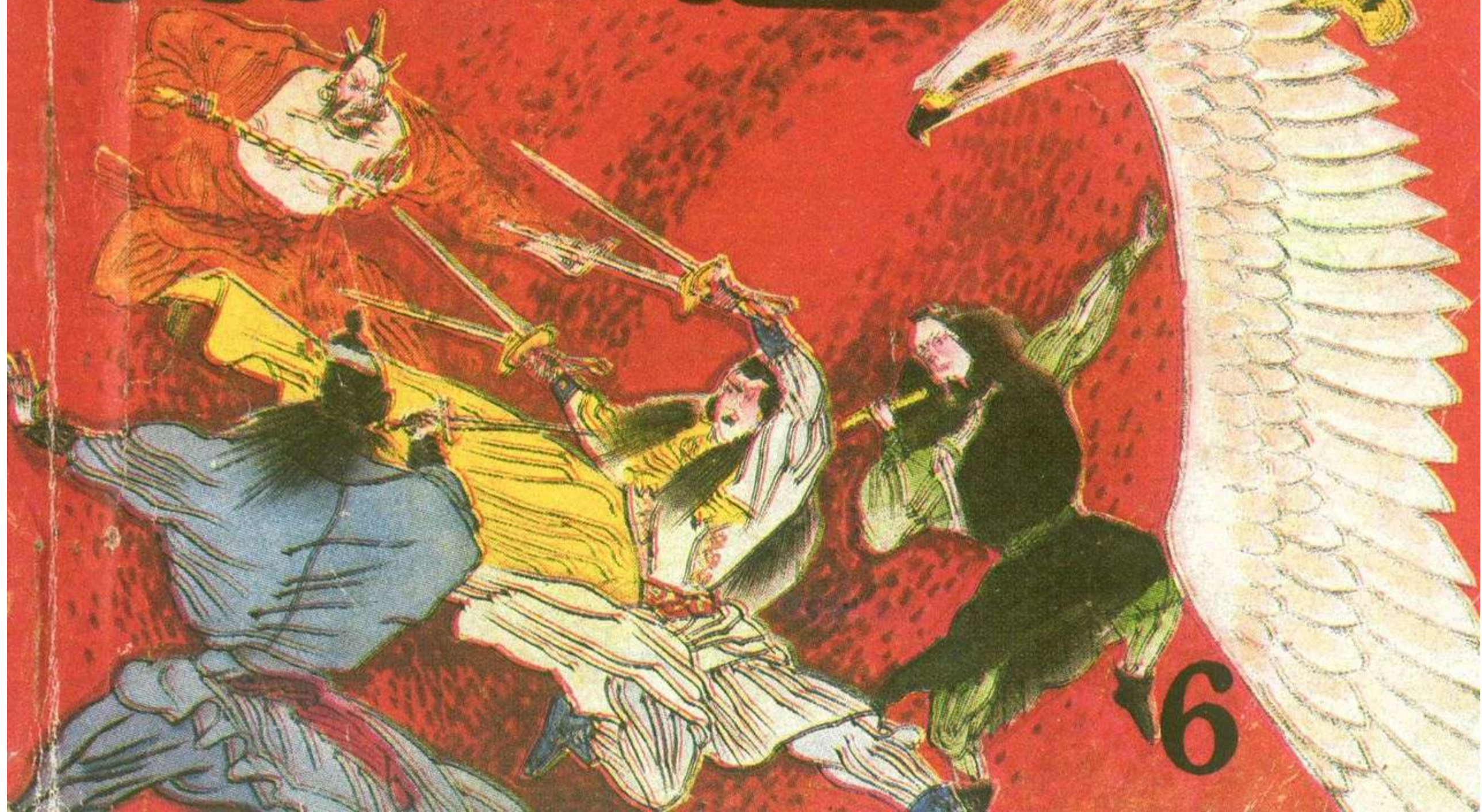


神雕俠侶



6

神雕俠侶（六）

——根据同名武侠小说

原著：金 庸

改編：文 西 早

繪畫：緒經 明陽

掃描制作：玉 娇 龙

四川美術出版社



却说小龙女那日骑了汗血宝马去追寻杨过，因走错方向，在襄阳四周兜着圈子，不意来到武氏兄弟斗剑的峡谷。她在山石内听得杨过口口声声称郭靖、黄蓉为“岳父岳母”，将郭芙称做“未过门的妻子”，刹时真象雷击一般。



小龙女决定离开叫她心烦意乱的花花世界，回到终南山古墓去，便驰回襄阳，托朱子柳将汗血宝马送到荒谷中交给杨过。夜里，她在床上哭了一阵，然后走到郭芙房中，将淑女剑交给郭芙，道声“你们原是一对”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



路过花园，忽听得左边屋中有两人争吵，靠近细细一听，原来是重阳宫赵志敬和尹志平二人。这一听，顿叫小龙女脑中轰轰乱响，全身酸软，原来那晚在古墓旁玫瑰花丛和她作那事的不是杨过，而是全真道士尹志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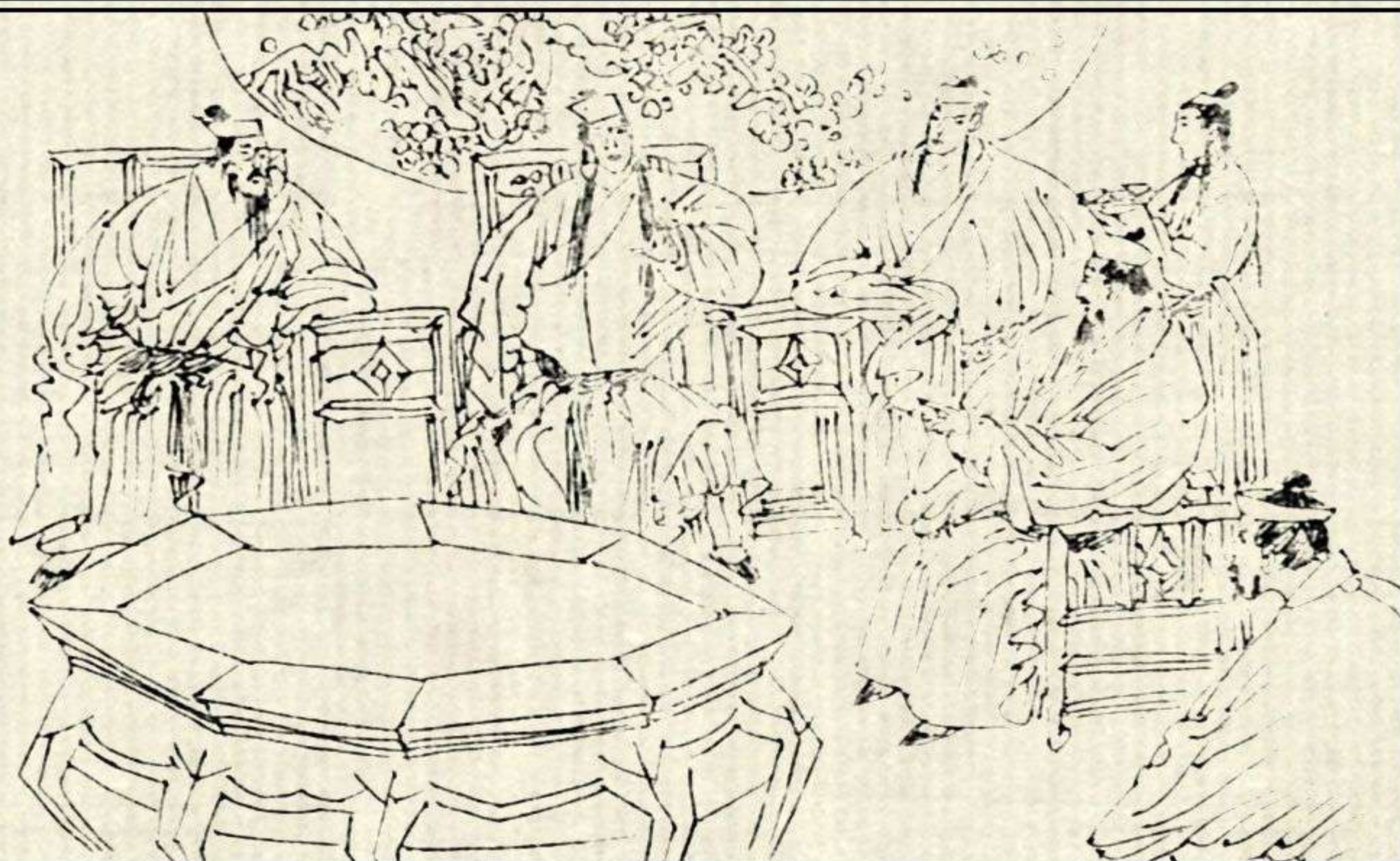
小龙女一夜之间为两件事心碎，凄苦至极，悲愤至极。赵尹二人发觉小龙女后，当夜便逃出襄阳。小龙女一直如影随形，跟在其后。路上，遭到从襄阳城败下的法王围截，小龙女用玉蜂针将敌人赶跑，方得一路向陕西逼近。



不几日，赵尹二人回到终南山足下。四名黄冠道人闻讯从山上奔来，对尹志平报告道：“清和真人！五位师叔法旨，只待你一到，便由你接任掌教！”把赵志敬冷落一旁，赵志敬又是气恼，又是嫉妒。



哪想回重阳宫，便有两位蒙古官员驾到，其中一位是潇湘子。他展开黄缎，高声读旨：“敕封全真教教掌为：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，玄门掌教……”没人跪下听旨。尹志平只得上前一躬：“小道须和诸位师兄商议商议。”



尹志平邀了十几名大弟子到别院商议。赵志敬力主领旨，一个叫李志常的却摇头。“蒙古侵我国土，残害百姓，咱们怎能受他敕封？”赵志敬道：“终南山是蒙古辖管，若是拒封，全真教便临一场大祸。”



赵志敬想：尹志平有把柄握在自己手里，断不敢违拗自己的意志。良久，只见尹志平缓缓道：“小弟才识庸下，不敢违背师训。方今豪杰，正结义以抗外侮，全真派若是降了蒙古，何以有面目见天下英雄？”



众道听罢轰然喝采。赵志敬怒气冲冲，拂袖而去。尹志平回到丹房，知道赵志敬决不甘休，定要当众揭发自己的丑行，便决意一死。他抽出长剑冷然一笑，就往颈上抹去。突然门后转出一人，伸手将剑钩住了。



此人正是赵志敬。赵志敬道：“你败坏我教名声，想一死了事么？”尹志平坐在地上，抱头喃喃道：“死了也不成，你叫我怎么办？”赵志敬道：“龙姑娘的事我全力跟你弥缝，你只须依我一件事，决无半点后患。”



半个时辰后，大殿上钟鼓齐鸣，全宫道众聚集。李志常怕赵志敬一派人或异图，悄然吩咐众弟子袍内暗藏兵刃。只见尹志平从后殿步出，脸上全无血色，道：“小道现突患重病，掌教重任不克负荷，我命玉阳大弟子赵志敬接任！”



这话来得太过突兀，众弟子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接着，赵志敬便居中一站，朗声道：“有请蒙古大汗陛下的天使！”四名知宾道人引着潇湘子和蒙古贵官走进，赵志敬忙抢到殿前跪下相迎，李志常等众弟子相互使了几个眼色。



霎那间，刷刷几声，寒光闪动，各人从道袍下取出长剑，分别将赵志敬和潇湘子围住。赵志敬又惊又怒，大声道：“大胆狂徒，竟敢犯上作乱吗？”李志常直对潇湘子道：“两位请回，他日疆场见。若不快走，别说我们无礼！”



潇湘子冷笑道：“如何无礼，倒要见识见识。”猛地伸出长臂，夺来一剑，刷地刺向李志常。顿时，殿中大乱，刷刷之声此起彼伏。那贵官退到大殿角落，眼见情势不对，忙从怀甲取出号角，呜嘟嘟地吹起来。



不多会儿，跃进数十人，领头的是尹克西、尼摩星、马光佐，将群道包围了。群道因一日中两易掌教，宫里已乱成一团，未防敌人早已埋伏。尹志平、李志常等人巨力相拼，均先后失手，其余众道被逼大殿一隅，无法反抗。



尹志平、李志常手足被縛，趙志敬對尹志平大聲問：“你知罪了麼？服了麼？”尹志平道：“不服！”趙的弟子鹿清篤提起長劍，即要刺向他胸口，忽聽得一個女子的聲音：“且慢，讓我來殺！”正是小龙女。



赵志敬见小龙女进殿，心里一喜：“我一路被你逼得喘不过气，今日你自来送死，真是天赐其便！”便喝道：“这小妖女不是好人，给我拿下了！”两名弟子抢上前去，对方寒光闪动，腰间长剑被小龙女拔去了。



众人愕然。鹿虚清喝道：“大伙儿齐上，怕这小妖女何来？”
众人一拥而上。小龙女双剑颤动，四剑连连发出，鹿虚清腕腿均受攻击，倒地不起。小龙女乘势将双剑舞得似两条银蛇般，那些负伤者——大骇而逃。



小龙女见赵志敬藏在尹克西身后，心中恨极，左手快剑闪出，尹克西也没看出这一剑是怎生刺的，却将赵志敬刺中。尹克西道：“龙姑娘手下留情！”小龙女全不理睬，只见赵志敬哼的一声，左肩袍袖已随鲜血涔涔而下。



赵志敬逃向后殿，小龙女仗剑追去，却被尼摩星和潇湘子用铁蛇和哭丧棒挡住。小龙女道：“既不肯让，我要得罪了！”一言甫毕，剑光闪处突听一片响声，悠然不绝，这一响之间，小龙女已出四十余招，潇湘子两人更是惊讶。



然而，小龙女吃亏在内力不强，剑招上的劲道始终不能荡开对方兵刃。潇湘子、尼摩星、尹克西三人攻势猛不可挡。突然，小龙女猛想起路途上向周伯通学来的分心二用之术，立即拾起群道所弃兵刃，四剑在手，扰乱敌人。



潇湘子等大吃一惊，都道这四剑齐使，闻所未闻，手下一懈怠，小龙女趁势溜走，追赶赵志敬去。潇湘子三人均随后赶去了。尹志平见蒙古武士退走，即行互相解绑，纷纷扬起长剑，蜂拥而去。



瀟湘子等赶到玉虚洞前，见法王的金银铜钱铅五只巨轮回旋飞舞，小龙女四剑剑飞纵横，二人正在恶斗。那洞门已被大石堵塞，尹志平不知里面五位师长生死如何，一起抢到洞口呼喊，被达巴尔的金杵和霍都的钢扇打退。



就在法王、瀟湘子三人与小龙女恶斗时，猛听得一声巨响，但见砂石飞舞，玉虚洞口的数十块大石崩在一旁，五个道人从洞中缓步而出，正是丘处机等全真五子。达巴尔和霍都挺剑而上，却被全真五子十掌齐出，抛出丈许之外。



原来这是全真五子在玉虚洞中关闭静修，钻研拆解“玉女心经”之法，于一个月后创出的一招“七星聚会”。但因过于迫切，只练到三四成火候。眼下，见小龙女向法王出示新剑招，又不知如何破解，心下不免惭愧。



小龙女前后已战了一个时辰，气力渐感不支，想今日定要丧身重阳富了，突然想起了杨过……，这一来，分心二用变为心有专注，剑招再无威力，法王等正要将他一举击毙。突然间，尹志平扑了进来，大叫：“龙姑娘，小心！”



那金轮一举砸在尹志平背脊上，尹志平向前一冲，碰在小龙女的剑尖，剑刃透胸而入。小龙女一怔，一腔憎恨化成怜悯，柔声道：“你何苦如此？”尹志平气息奄奄道：“龙姑娘，我……我对不起你，你原谅我么？”



小龙女听他一言，猛想起杨过曾向她立誓不变心，但后来决意和郭姑娘成亲，定是知悉了她曾受这厮所污的缘故，于是怜悯立时转为憎恨，一咬牙，右手长剑往他胸口刺落。丘道长眼见危急，即纵身而前，右掌向她门面击去。



小龙女跟着递出一剑，刺向丘道长小腹，其余四子抢上应援。然而五子赤手空拳，遇上小龙女神妙无方的剑招。那费了月余之功的一招“七星聚会”竟然全无施展的机会。顷刻之间，就有四子中剑受伤，胜负已分。



法王哈哈一笑：“各位道兄且退，这小妖女待老衲来料理罢！”
说罢，踏上两步，与全真五子和潇湘子三人上前合击，形成九大高手围攻小龙女的局面。玉虚洞前，呼声四起，乱成一团。



突然之间，小龙女呆望着青松畔那丛玫瑰大叫：“过儿，当真是你吗？”顿时双颊全无血色，手中剑刃落地。就在这时，法王金轮迎面砸来，“七星会聚”的掌力袭向后心，两股大力夹击，眼看就要夺去她的性命。



眨眼间，青松旁一条人影飞出，窜入法王和全真五子之间，伸出左臂把抱起小龙女跃出了圈子，此人正是杨过！杨过将小龙女抱至玫瑰花旁，搂在怀里。小龙女甜甜一笑，眼中流下泪来：“过儿是你，这不是做梦么？”



杨过亲亲她的脸颊：“不是做梦，我不是抱着你么？”小龙女突然全身发冷：“我……痛得难熬，过儿，你用两只手抱住我！”杨过收紧左臂，百感交集。小龙女突然看见他右手袖子空空荡荡，惊呼道：“你的右臂呢？”



小龙女爱杨过甚己百倍，这时一点不感到自身的剧痛和生命垂危，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袖子，执着地问：“你的手臂是怎么断的？”杨过道：“是郭姑娘斩断的？”小龙女惊叫道：“怎么，是她？难道你不喜欢她么？”



杨过道：“姑姑，你又多心了。咱们回古墓去！”二人移步便行。丘道长道：“龙姑娘，你何以约了西域胡人害死我这许多教下弟子？”二人不理睬。赵志敬想把事情搅浑，掩盖自己，便喝道：“叛徒杨过，你敢倨傲不理？”



赵志敬和鹿清笃双剑齐出，丘道长想起郭靖重托，便喝道：“志敬，剑下留情！”岂知杨过空袖拂起，巨力将鹿清笃摔了出去，右足却将赵志敬的剑踏住了。杨过道：“瞧在从前叫过你几声师父的份上，让你去罢！”



赵志敬猛力抽剑，剑柄重撞胸口，突地仰天跌倒了。那尼摩星被飞出的鹿清笃重撞，恶气难消，手持铁仗向杨过击去。杨过即将小龙女靠在右肩，左手抽出独孤重剑，随着一声闷响，那十来斤重的铁杖竟飞高二十余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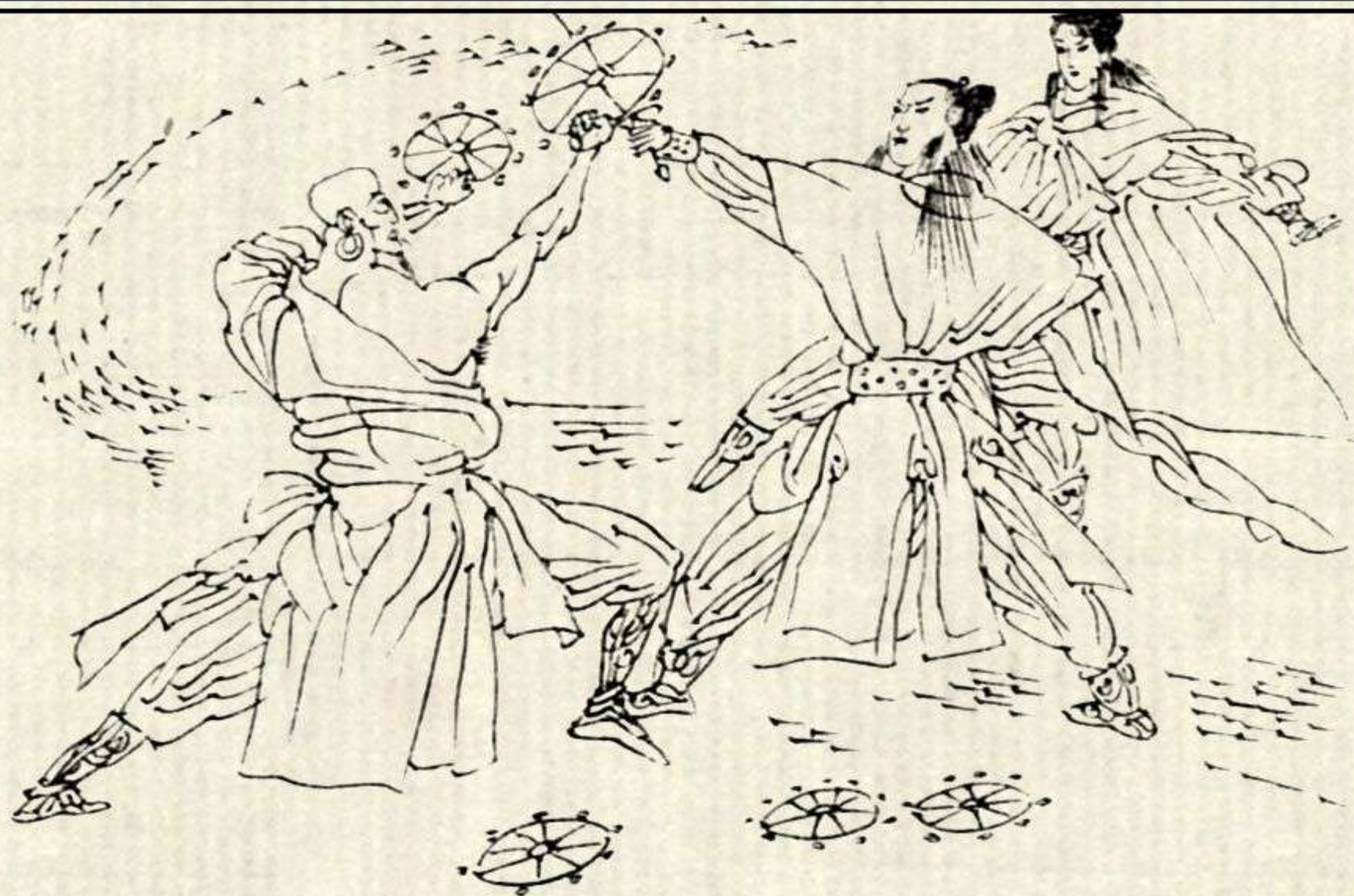
潇湘子见那剑粗黝黑，钝头无锋，想它剑法再快也必有限，便挥着哭丧棒击去。杨过持剑不动，内劲传至剑上，顿将哭丧棒震为两截，随即左右各击一剑，把潇湘子双臂折了下来。众人相顾骇然，均想：“这人的武功当真邪门！”



那尹克西本是西域大贾，善识宝物，他看出杨过的重剑为稀贵的玄铁所铸，欲要得之，便挥着镶满宝石的金龙鞭将重剑往怀中一拉。杨过将剑轻轻一抖，忽见阳光照射下，珠光耀眼，宝石散了满地，金龙鞭已成了碎块。



法王见杨过连败三大高手，取胜都在一招之间，实在不可思议，但他瞧杨过右侧有破绽，便手持五轮，从各个方位，忽高忽低，或正或斜，向杨过飞来。蓦然间五轮归一，并排向二人撞去。杨过举剑当当当三响，劈落了三轮。



法王全不气馁，舞动金铁双轮抢攻，纵跃酣斗。杨过挺剑刺出，抵在金轮边上，两股内力互相激荡，霎时竟僵持不动。杨过暗自骇异，这互拼内力，玄铁剑的优势便无法施展了。



这时，小龙女见杨过汗珠渗出，又见法王瞪着一双恶狠狠的眼睛，便伸手入怀，取出一枚玉蜂针向法王刺去。法王大叫一声，一个筋斗向后翻出，坐倒在地。



杨过连劈两剑，将金轮铁轮劈成两半，踏上一步，挥剑向法王头顶力斩。霍都和达尔巴举起钢扇和金杵，一齐跪在地上死命架住。霍都想逃身，便对达尔巴道：“师哥，你独力支撑片刻，小弟先将师父救开，再来助你！”



霍都忙起身，叫声“小弟回藏边练武功去，十年后定要找这小子报仇”，独自跑了。达尔巴方知上了大当，便向杨过求饶：“大师哥，待我救回师父，然后自行投上，任凭处置！”杨过见他对师忠义，让他背起法王下山去了。



杨过独臂单剑，杀得蒙古六大高手大败，众武士不敢出手，抬起负伤的潇湘子、尹克西逃去。丘道长道：“杨过，你今日为我全真教赢了不少光采，龙姑娘又身负重伤，自古道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往日过节一笔勾销，请回罢！”



杨过空袖搂着小龙女，想她命在须臾，为时无多，而过去未曾回答愿不愿要她做妻子，以致生出了日后这许多灾难，便道：“姑姑，从今而后，你不是我的师父，也不是姑姑，是我的妻子！”群道尽是清修之士，听了无不愕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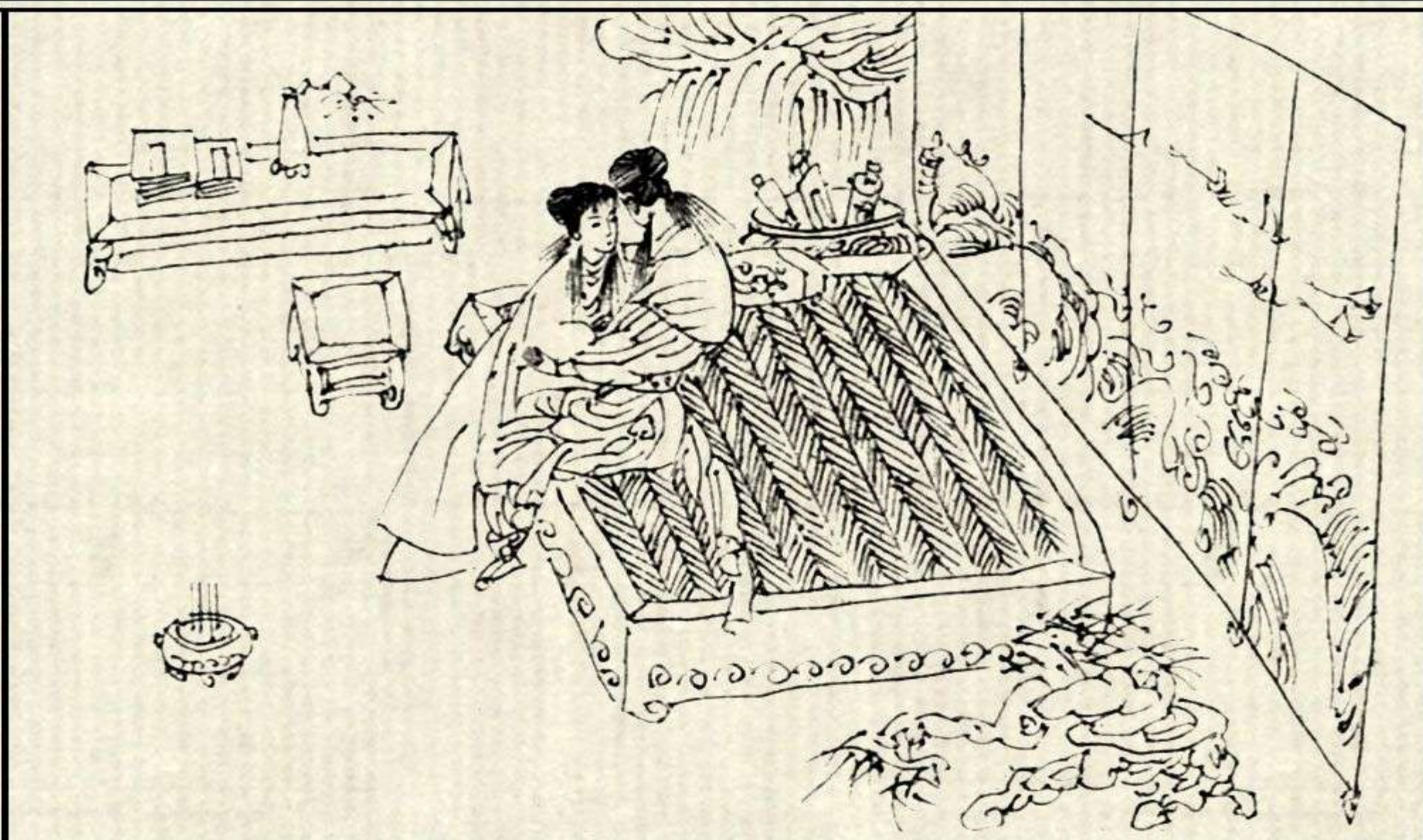
清淨散人孫不二喝道：“重陽宮乃能容你二人說此非禮言語？快快出宮去。”楊過只凝視着小龙女道：“咱倆今日就在重陽祖師的座前拜堂成親，結為夫婦。”孫不二道：“你若再此大胆妄為，可莫怪我劍下無情了！”



杨过左手扣住孙不二手腕，扶着小龙女走向重阳宫后殿。到了后殿，将孙安坐在蒲团下，点了背心两穴，然后同小龙女站在王重阳画像前，道：“弟子杨过和弟子龙氏，今日在祖师前结为夫妇，全真数百位道长都是见证。”



杨过说罢，跪在蒲团上，对小龙女道：“咱们拜堂成亲，你也跪下来罢！”小龙女盈泪欲滴，道：“我是个垂死之人，你何必待我这样好？”杨过道：“老天若许咱们再活一天，咱们就做一天的夫妻。”小龙女好不激动。



杨过二人步出重阳宫，在路上拾得了一小木箱，回山洞取了郭襄，便将小龙女和郭襄放入箱内，从溪水隧道潜回古墓。墓内如旧，小龙女和杨过见了虽是喜欢，但想到身上的重伤，却是悲苦不禁，得到了幸福，却又要生生分手！



杨过为了叫小龙女喜欢，找来两根蜡烛用红布裹了，点在桌子上笑道：“这是咱俩的洞房花烛！”小龙女一喜，微笑道：“过儿，你将祖师婆婆箱内的嫁妆取与我。”杨过取来几件衣裙和霞帔，还有一些信件、衣服。



小龙女对着镜子着意打扮一番，左照右照，真是美艳绝伦，她要杨过称赞几句。哪知杨过在一旁泪流满面，悲不自胜。杨过即将泪擦了，强作欢容道：“今后我便叫你龙儿，等将来生了孩子，便叫：喂，孩子的妈！”



俩人傻坐良久，瞧见那些王重阳给师祖的信札，都发了好奇心。杨过取出几封，均没有一句儿女私情。突然，他语声转为兴奋：“‘闻极北苦寒之地，有石名寒玉，起沉痾，疗绝症，当为吾妹求之。’这不是指寒玉床么？”



杨过匆匆将每封信都抽了出来，查看以寒玉疗伤之法，始终不得，竟呆呆出怔：“师祖又是怎么受的伤？”小龙女道：“师祖遭了一个恶人的暗算，中了毒手。”杨过问：“那恶人是谁？”小龙女道：“我师父说是西毒欧阳锋！”



杨过一听到义父欧阳锋的名字，便想起他武功奇妙，全身经脉能够逆行……突然间，杨过猛拉住小龙女的手，叫道：“你有救了！我有救了！”喜极而泣，“龙儿，你可逆行经脉疗伤，寒玉床正是绝妙的补助。”



杨过先将郭襄用蜜浆喂饱，放到另一石室中去，然后抱来木柴点燃，让小龙女坐在寒玉床上，自己将左掌伸出，与小龙女右掌相对，道：“我引导热气强冲你各处穴道，你使内息逆行，待热气回到寒玉床上，伤势便减了一分。”



小龙女道：“我也得似你倒过来打转么？”杨过道：“那倒不用，咱们慢慢疗伤，还是坐着好。”小龙女与杨过叙话间，突觉掌心一股热力传过，心中一凛，当即依杨过所传之法用起功来……如是日复一日，果然大显功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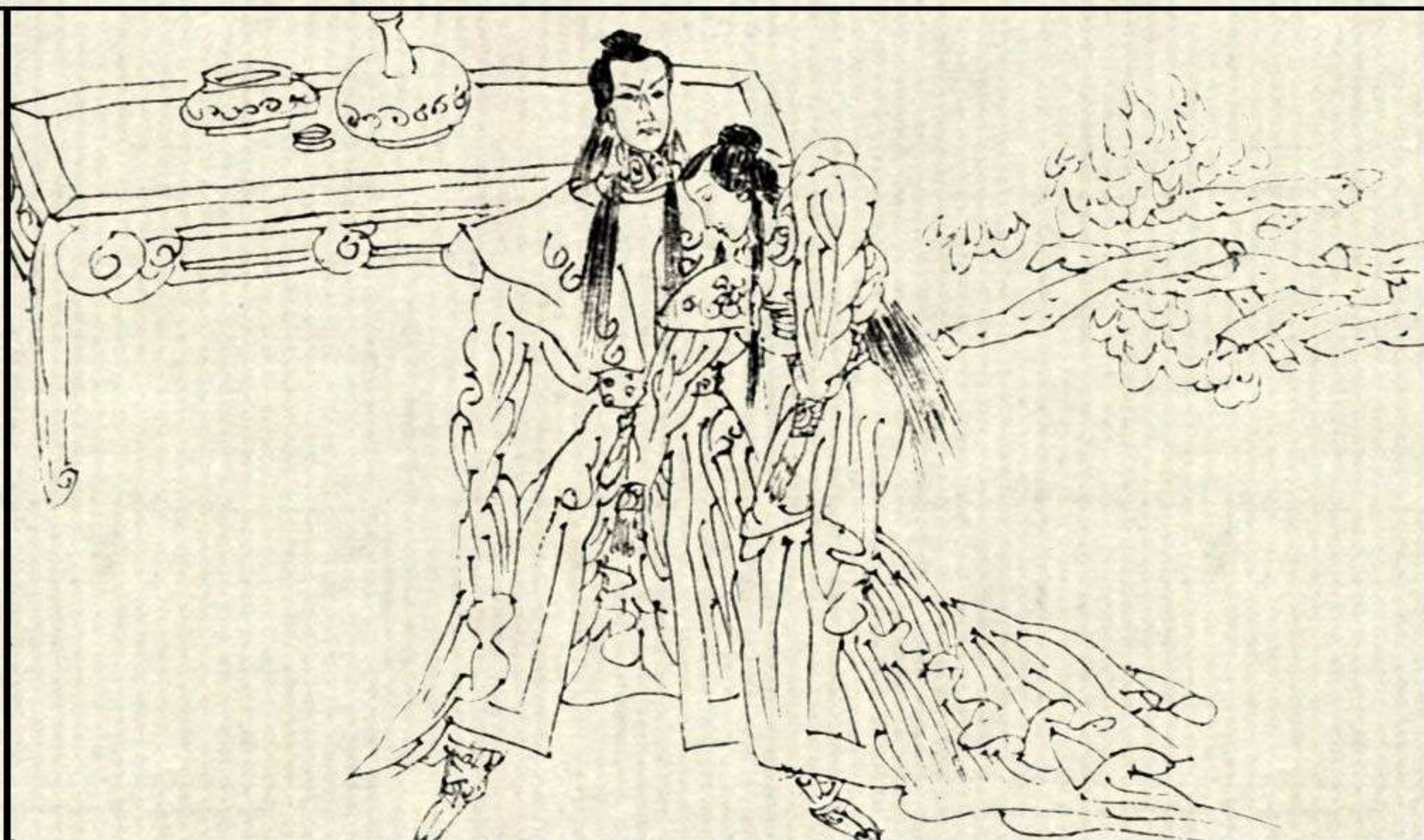
小龙女已逐一打通周身三十处大穴。这日，她坐寒玉床上，杨过助她冲任脉的“膻中”穴，只要热气冲过这穴，重伤就好了八成。忽然，听得两声轻响，一个冷冷的声音传来：“两位别来无恙！”杨过回头一看，正是李莫愁。



李莫愁一下明白他们行功治疗正在紧要关头，陡起杀心，叫声：“拿玉女心经来！”随即将五毒神掌拍出。杨过猛地倒转身子，吼道：“龙儿，抓住我脚！”同时左掌与李莫愁手掌相交。这一来，两人的掌力一齐传到小龙女身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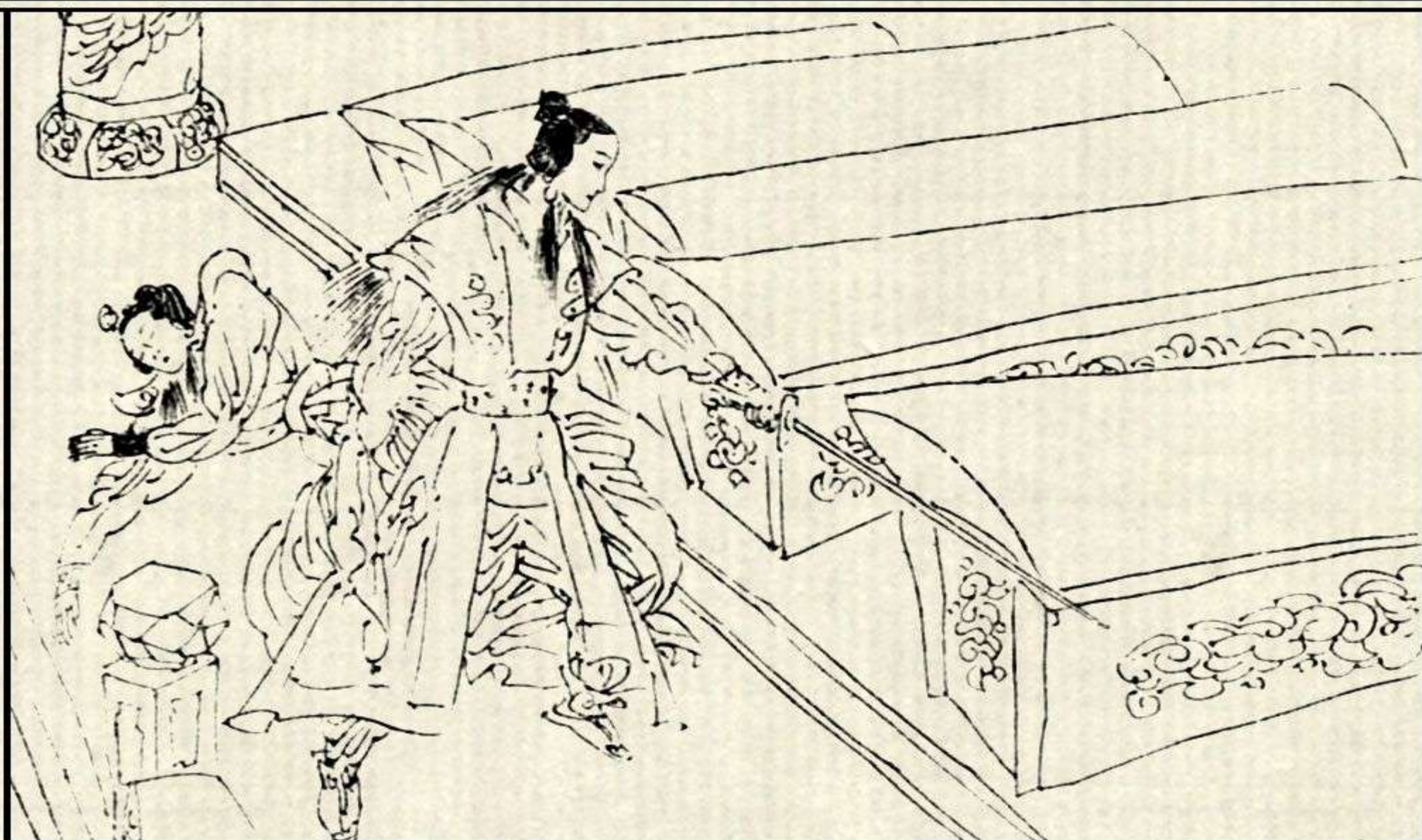
小龙女只觉一股大力冲过，“膻中”豁然而通，精神大振，便跃下床来，欢然叫道：“好啦，多谢师姐！”就在这一瞬间，突然“啊”的一声，又倒在床上，喘息道：“她、她、手掌有毒！”杨过也剧毒传身，头脑晕眩。



杨过提起重剑，朝李莫愁当头就砍。李英愁举起拂尘一挡，铮的一声，柄断两截，吓得李莫愁心惊胆战。杨过心知多挨一刻时光，他们身上的毒便深一层，便伸臂抱住小龙女，走去另一石室，再用半个时辰将毒液逼出。



杨过跌跌撞撞扶着小龙女走进一间石室去，将小龙女放了。抬头一看，竟是停放石棺处。李莫愁跟在其后，也走进室来。杨过突将一物丢进半盖的空棺中，叫道：“李莫愁，玉女心经……”说罢，昏倒地下不动了。



李莫愁见玉女心经被丢入空棺，心中一喜，摸了摸杨过，显然死去，便哈哈一笑：“坏小厮，你也有今日！”跳进棺中取心经，那知入手猛觉竟是一只鞋子，刚想翻出，却被杨过用剑头猛推棺盖合缝，把她封在了棺中。



杨过又劲贯左臂，跟着用重剑一挑，喝声“起！”将另一具空棺挑起，压在李莫愁那具石棺上。他神困力乏，挣扎走到小龙女身旁，以欧阳锋所授之法，先将自身毒质逼出大半，然后伸左掌与小龙女右掌相抵，助她驱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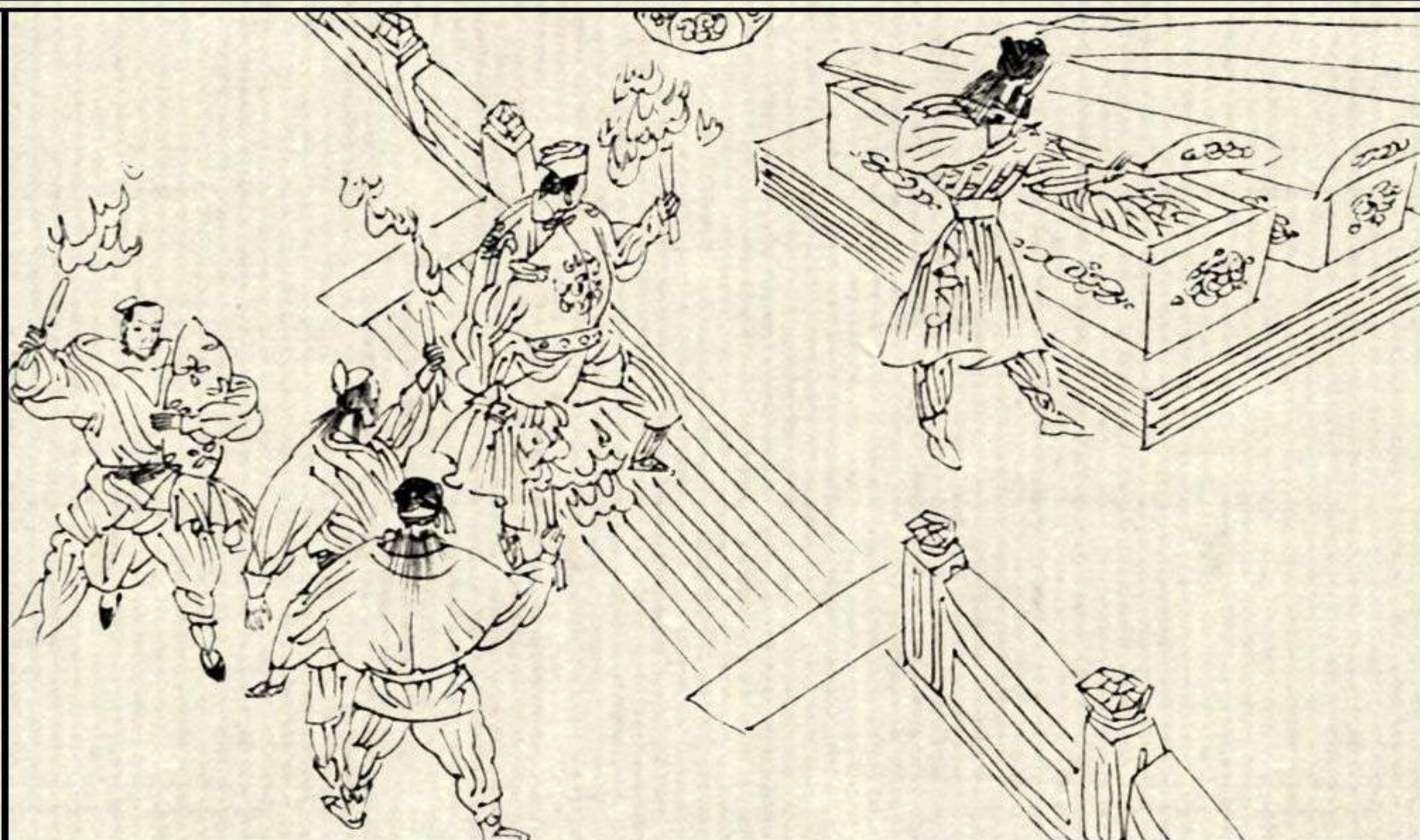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李莫愁同黄蓉回到小镇，听郭芙说郭襄被杨过抱走，三人便一道去寻杨过。路上又遇进不了绝情谷的武氏父子，还有耶律齐兄妹和完颜萍，于是一行人约着上终南山来了。



上山以后，李莫愁见墓门已封，来到那溪水入隧道处，想将众人引入古墓后，凭她地势熟悉，逐一加以暗害。但黄蓉产后满月不久，水中潜泳会大伤中元，便让习水性的郭芙，武氏父子，耶律齐随李莫愁进古墓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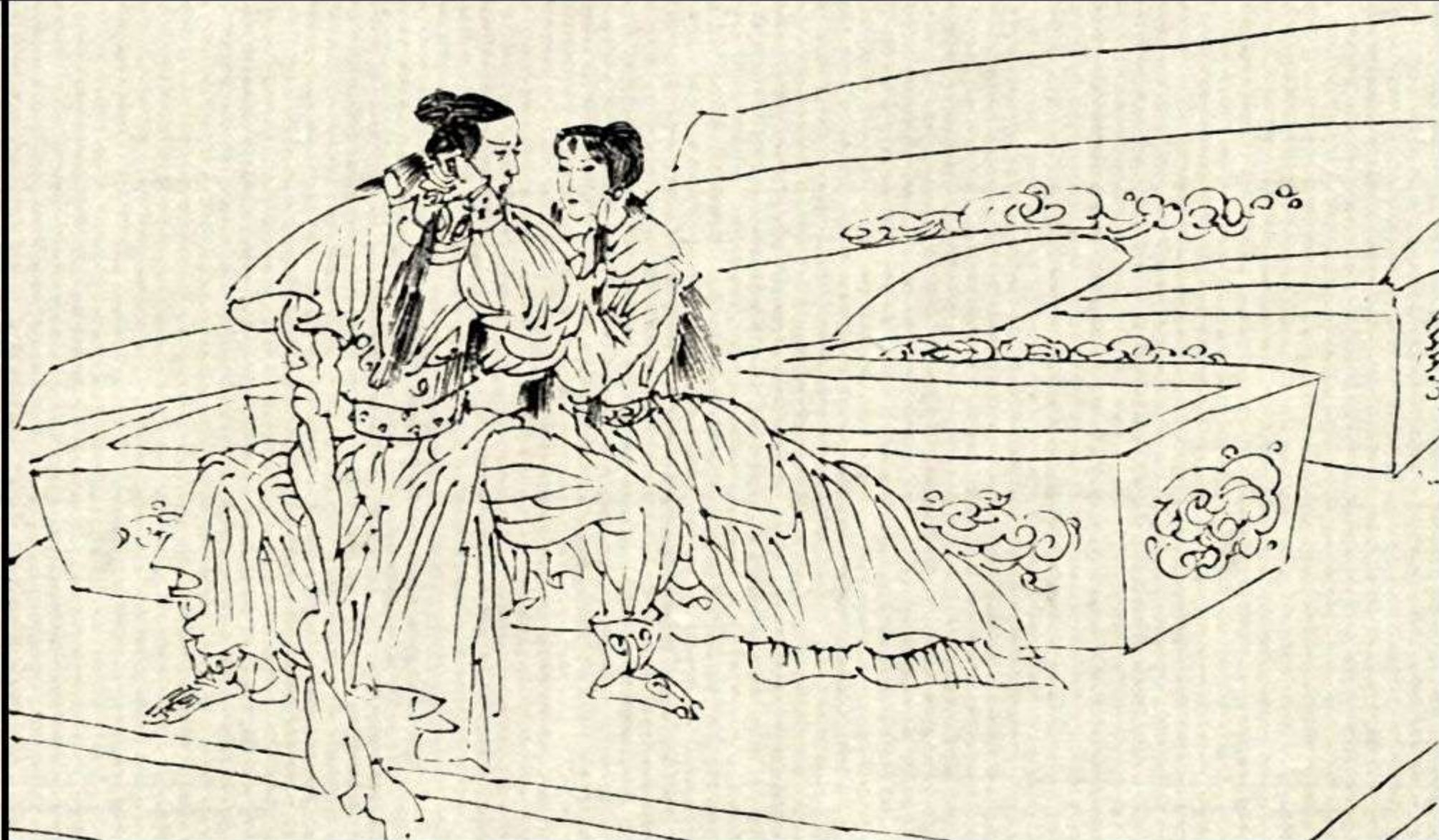
进墓以后，李莫愁未得逞，便独自四处寻找杨过和小龙女，哪知眼下却被杨过盖进棺中。此时杨过以内力助小龙女驱毒，微见指尖流出黑水，只须再有半个时辰……突然，通道中脚步声起，杨过抱起小龙女跳进棺内。



石室打开，走进郭芙五人来，武三通手中抱着找到的婴孩郭襄。众人见室中五具石棺，均感奇怪。郭芙听到了棺中呼吸之声，立即走上前去，见棺内有衣角，认定是李莫愁，便用左掌推开棺盖，左手将拾来的冰魄银针激射入内。



这两针一针中了杨过右腿，一针中了小龙女左肩，随着“啊哟！”一声叫，棺中颤巍巍地站起杨过和小龙女来。郭芙一见，怦然一跳，道：“杨大哥，龙姐姐，小妹误伤了你们，我不是有意，你们怎么好端端躲在棺材之中啊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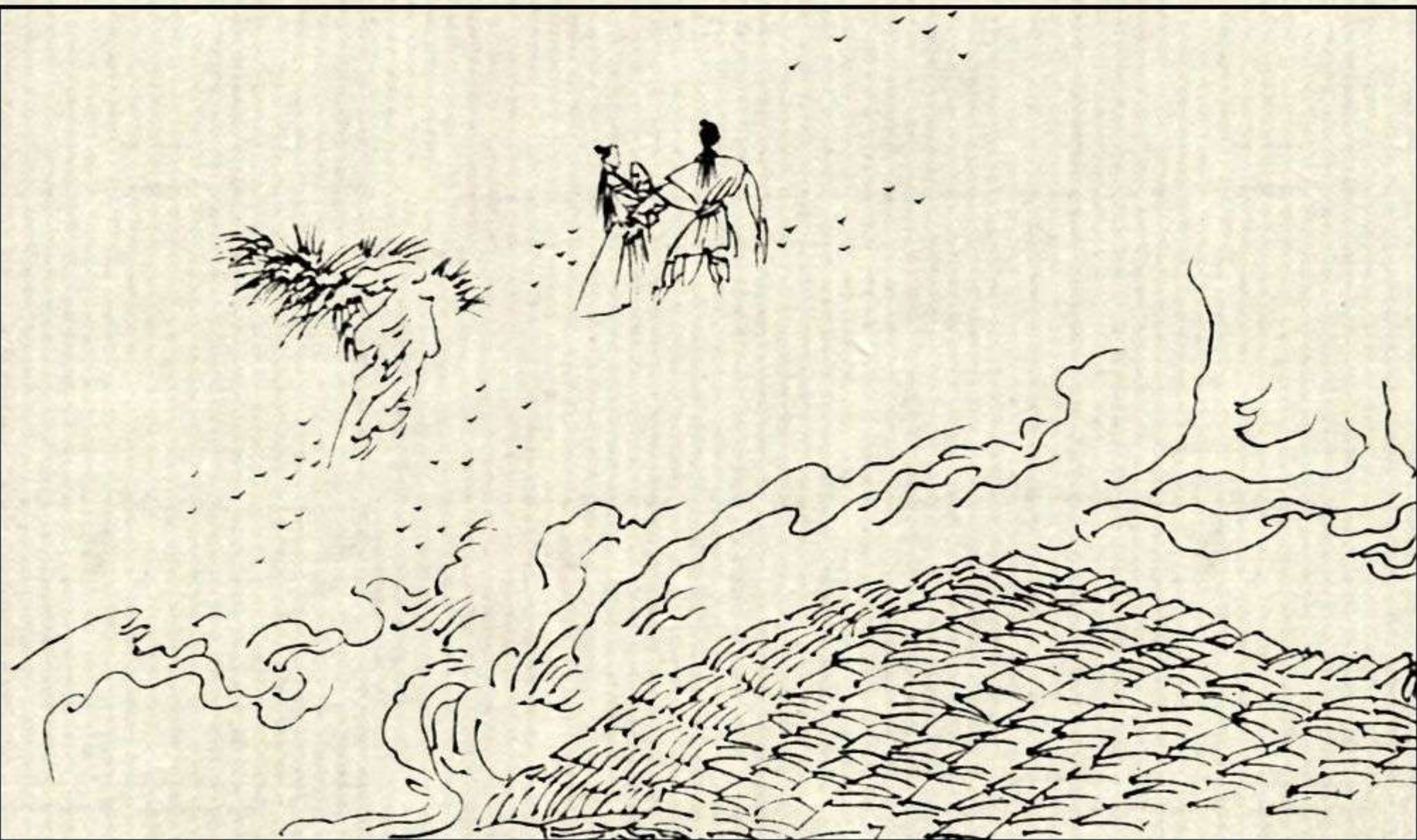
小龙女见杨过神情凄苦，安慰杨过道：“过儿，咱们命该如此，你别太气苦了。”一边将两人的毒针拔下，取出两颗解药送到各自嘴中。杨过想到两人月余来于生死之间苦苦挣扎，到头来终成泡影，陡地吐了解药，忍不住大哭起来。



杨过渐渐抬起头，眼光对众人逐一扫过，心想纵然一剑将郭芙劈了，也救不了小龙女性命，况郭芙实是无心。悲愤之下，霍地举起重剑，朝石棺当地一声砍去，随着火花一闪，竟将石棺砍为两段。



随即右袖一卷，一阵疾风将五人火枝扑灭，抢了郭襄，携小龙女而去。郭芙大叫：“我妹子——”武三通喊道：“杨兄弟！”这时，石棺中又发出喀喀声响，黑暗中飞出一物，在几声冷笑中远去了。武三通惊道：“李莫愁！”



杨过带着小龙女、郭襄出墓，见蒙古兵正在烧山，四外草木焚毁，甚是心痛，但蒙古兵势大，自己无力抵抗，只得寻山后草木不生的乱石堆处走。小龙女中毒虽深，一时尚未发作，关穴通后，武功渐复，故抱着郭襄快步而行。



行出数里，北风劲吹，天空飘飘扬扬下起雪来。郭襄又冷又饿，哇哇叫了两声。小龙女道：“只怕孩子支持不住，咱们得找些吃的。”两人展开轻功疾行。转过山腰，忽见两株大松树之间有两间小木屋，屋顶已积了寸厚的白雪。



奔至门前，杨过朗声求宿，室内无人反应。推门一看，竟是一间猎人临时歇足的地方，墙上有猎具。杨过便将弓箭取下，出去打了一只獐子回来，在火上烤熟，递与小龙女吃了。小龙女盈盈一笑，荒山木屋中，别有一番温馨天地。



不多时，听得门外有人借宿。杨过开门一看，雪地里立着两个老僧。一个白眉长垂，神色慈祥，一个苍髯飘胸，眼发异光，手上带着一副镣铐。郭靖将二人让进屋，白眉僧合十道：“我们带有干粮，不敢劳烦施主。”



杨过回到里屋，从细缝中听那二僧说话。只听得白眉僧道：“慈恩，疯病又要发作么？”那黑衣僧双手合十道：“求佛祖慈悲。”白眉僧道：“你心中充满憎恨，少了仁慈，我给你讲三只鹿的乐生恶死故事罢！”



从二人谈话对答中，杨过渐渐听出那白眉僧竟是与王重阳、黄药师、欧阳锋、洪七公齐名的一灯大师，心下一喜，立即携小龙女冲出屋子，跪倒白眉僧身前：“弟子杨过参见大师！这是弟子室人龙氏。”



杨过向一灯大师略说了自己各种经过，当说到在绝情谷中毒，天竺僧和朱子柳去求药被困时，一灯道：“我师徒便是为此而去绝情谷，你可知这位黑衣僧人便是绝情谷女谷主的哥哥吗？”杨过道：“他便是铁掌帮裘千仞了。”



一灯大师望了望小龙女：“小娘子如何毒入内脏？”杨过立即双膝跪地：“大师慈悲，救她一命罢！”遂将受伤情况一说。一灯伸手搭了小龙女双手腕脉，渐渐脸显忧色，半晌不语。杨过怔怔望着他，只盼他说出“有救”二字。



一灯缓缓道：“小夫人剧毒透入重关，老衲若前些时候未受这疯人重伤，可用一阳指功助她暂不发作，可如今……老衲这里有药一丸，可保七日平安，咱们再到绝情谷去。”说罢取出一金黄丸药给小龙女，小龙女立即服了。



到了第六日中午，四人來到絕情谷口，便聽得林中傳來兵刃械斗聲。領頭的綠衣弟子認出楊過，上前問道：“楊相公，你們和林中四位女子是一路的么？她們在情花叢中打起來了。”



杨过一惊，要求道：“便烦引见，小弟若是相识，当可劝其罢斗。”那弟子便引四人走进密林，果见围满情花的圆形草地上，两对女子正在互相激斗。正是李莫愁和弟子洪凌波，另外一对是程英和陆无双。



但见李莫愁欲跳出花圈时，便想以程英、陆无双作垫足石。她将程英抓起，奋力远抛，跟着又将陆无双掷去。杨过见二女危急，纵身而入，左臂抱住程英，程英双臂又将陆无双搂住，二人随杨过退跃出圈。



程英感激万分，含泪瞧着杨过道：“傻蛋，你的右臂呢？”杨过道：“给人斩断的。”陆无双怒道：“是那个恶贼？”忽听背后一个少女的吼声：“是我，爹娘也骂过了，陪也陪过了，还这般遭毒骂！”回头一看，是郭芙一行人。



当下黄蓉、武三通向一灯行礼，各人互相引见。杨过对小龙女道：“龙儿，把这女孩儿还给她母亲罢。”小龙女在郭襄颊上亲了亲，递给黄蓉。黄蓉见女儿自出娘胎后，眼下才安稳地抱在怀中，不禁热泪盈眶。



忽然，远处一声“啊”的大叫，众人忙回过头去，但见情花丛中，李莫愁将洪凌波身子高高举起，摔在情花丛中。李莫愁跟着飞身跃出，左脚在洪凌波胸口一点，人又跃高，再抓住洪凌波向外掷出数丈，然后再落在她身上……



待要第三次跃起，飞出情花丛外，那洪凌波突然大叫，跟着跃起，抱住了李莫愁的左腿。李莫愁身子在空中无从用力，立即右脚飞出，踢中洪凌波的胸口。洪凌波脏腑震裂，立时毙命。



但洪凌波双手仍是牢牢抱住李莫愁左腿不放，两人一齐掉落到花丛边缘，千万根毒刺一齐刺进了洪凌波体内。这一变故凄惨可怖，人人都惊得眼睁睁瞧着，却说不出话。陆无双感念洪凌波平素相待的恩情，不禁放声大哭。



李莫愁从地上爬起，欲要离去，黄蓉突将她叫住：“李姐姐，你要出这花丛，原本不用伤了令徒性命。”李莫愁冷冷道：“我徒儿的性命是我救的，若不是我将她养大，她也活不到今日。自我而生，自我而死，天公地道。”



武修文仗劍喝道：“李莫愁，你惡貫滿盈，不必徒自強辯了！”与六人分两侧围了上去。李莫愁长剑一摆道：“好！你们一齐上来罢！”武氏兄弟双剑齐出，程英、陆无双自左侧抢上，耶律齐等兵刃同时递出，兵刃之声响彻林中。



突然之间，李莫愁左手一扬，叫道：“看暗器！”众人一齐凝神注目，却见她纵身跃起，竟然要跳回花丛。众人忍不住出声惊呼，可是大家没有料及，只见她对穿花丛，直入林中去了。武修文道：“大伙儿追！”



追至林中三条歧路口，众人忽见前面走出五个绿衣姑娘，当先的手提花篮，后四人腰佩长剑。杨过叫道：“公孙姑娘，是我们啊！”公孙绿萼一听，快步上前，喜道：“杨大哥，母亲托你办的事，大功告成了？快见我妈妈去！”



杨过道：“公孙姑娘，我给你引见几位前辈。”于是一一引见。公孙绿萼不认识亲舅舅，行了一礼，不以为意，但见了黄蓉，知她便是母亲日夜切齿的仇人，杨过非但未杀她，反而将她引入谷来，不觉疑心大起。



公孙绿萼引导众人来到大厅。裘千尺坐在椅上，见杨过活生生站在眼前，心下大奇，道：“你逾期未返，我道你死了。”杨过笑道：“我服了解毒良药……”裘千尺一声冷笑：“那天竺和尚和姓朱的书生又巴巴地赶来作甚？”



杨过想，只要她跟亲兄长见面，念着兄妹之情，诸事当可善罢，便微笑道：“裘老前辈，瞧我给你带了谁来啦？”裘千尺眼光从众人脸上扫过，忽然瞪住了黄蓉：“是你，你是黄蓉，我大哥死在你手里的。”



杨过一惊，忙道：“裘老前辈，这事暂且不说，你先瞧瞧还有谁来了？”黑衣僧纵身上前叫声：“三妹！”裘千尽也认出了他：“二哥！”两人千言万语，不知从何说起。裘千尺道：“我虽手足残废，大哥却给人害死了。”



裘千尺猛然指着黃蓉道：“眼前黃蓉這賊人在此，你不先將她殺了，再找郭靖，休想認我這個妹子！”裘千仞在一燈阻止下蓦然不語。郭芙卻忍不住了，站出來喝道：“我媽不跟你一般見識，難道怕你這糟老太婆不成？”



裘千尺怒目一瞪，突然“呼”的一声，一枚铁枣核从口中疾喷而出，向郭芙门面击过来。杨过悉知她有此奇技，当即疾跃上前，抽出郭芙腰间长剑，回手一挡。那长剑当的一声断成两截。郭芙瞧着杨过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



裘千尺对杨过冷冷道：“世上仅有半枚丹药能救你性命，你应承取郭靖、黄蓉首级获取，如今反而救我仇人，又有何话说？”公孙绿萼插话道：“妈，舅舅的怨仇可跟杨大哥无干。”杨过道：“若蒙赐丹药，终身永感大德。”



裘千尺道：“你若作我女婿，这半枚药丹便留给你。”绿萼听了此话，又羞又急，满脸通红。杨过道：“我已娶龙氏为妻，杨过死则死矣，岂能作负义之徒？”说着便即转身，携了小龙女，走向厅门，准备寻找天竺神僧和朱大叔。



绿萼全知他心意，突然奔出喊道：“杨过，你这般无情无义，算我瞎了眼。”杨过一惊，回过头来。绿萼又骂道：“我恨不得将你一劈两半，剖出你的心来瞧一瞧……”口一张，噗的一声，吐出一枚枣核，向杨过迎面飞去。



杨过伸手接住，冷笑道：“谅你这点雕虫小技，能难为得我了？”却见绿萼使个眼色，令他快走，并急返母亲身边，双手掩面大哭。裘千尺见女儿泪流满面，喝道：“萼儿，这成什么样子？那小子性命指日难保！”



杨过快步便行，只觉得绿萼的话很奇怪。小龙女见绿萼的脸色和眼神，知她喝骂是假。两人转了个弯，见四下无人，杨过将枣核剥开缝儿，中间藏着一纸。小龙女笑道：“‘一劈两半，剖出心来瞧’，原是这个意思。”



杨过打开薄纸，两人低首同看，纸上写道：“天竺僧及朱前辈囚于火淀室中。”字旁绘着一张地图，通路盘旋曲折，终点写着“火淀室”三字。杨过大喜，道：“咱们快去，正好此时无人阻拦。”



杨过展开轻功按图而行，片刻便来到大榆树下的烧瓦窑前，一绿衣弟子问道：“杨相公到此……谷主的令牌呢？”杨过道：“谷主令我来提囚徒，快开门！”说罢，举起玄铁重剑朝石门砍去。



石门顿时穿了一个大洞，朱子柳从洞中瞧见了杨过，欢叫道：“杨兄弟，恭贺你武功大进！”说罢，抱起天竺僧钻出洞来，杨过见天竺僧双目紧闭，不知是何原因。朱子柳道：“是师叔自取情花毒刺以身试毒，以便配药。”



杨过又是惊诧，又是佩服，又将一灯、黄蓉等人来谷的情形相告。朱子柳欣喜道：“有如此众多高手，倒叫人放心。我倒只耽心师叔的身子。”杨过道：“还是找个所在，静候大师恢复知觉，我夫妇和朱大叔一起守护便了。”



朱子柳沉吟道：“却在哪儿好呢？”寻思半晌，道：“此处最好。”杨过一喜：“所言大妙，此处看似危险，其实是最安稳所在。”朱子柳道：“这窑中安如磐石，还是请杨兄弟去助一灯大师罢。”杨过和小龙女辞别而去。



大厅中，裘千尺逼着兄长去杀黄蓉。裘千仞望望妹子，又望望一灯师父，心中恩仇起伏，善恶交争，决不了主意。他忽而泪光莹莹，忽而嘴角带笑，疯病发作，带着手铐绕圈疾行。一灯道：“慈悲，善恶之分你今日还参悟不透？”



裘千仞一呆，扑倒在地。裘千尺喝道：“萼儿，快扶起舅舅。”
绿萼上前扶起裘千仞。裘千尺道：“二哥，她要你领她去见大舅舅。”裘千仞瞿然而惊：“大哥么？他在铁掌峰下跌得粉身碎骨。”突然指着黄蓉道：“你……你偿他命来！”



郭芙正抱着妹子靠在母亲身边，这时忍不住站出来道：“和尚，你再无礼，姑娘可容不得你了。”裘千仞冷笑道：“你是谁？你抱着的娃娃是谁？”郭芙道：“郭大侠是我爹，黄帮主是我妈，这是我妹妹！”



黃蓉听裘千仞语声有异，喝令郭芙退开。郭芙却毫不忌惮，反而走上一步道：“你有本事就报仇，没本事少开口！”裘千仞一声大吼，左掌拍出，右手成抓，两股强力排山倒海般压过来。郭芙欲后退逃避，已来不及了。



黄蓉、武三通、耶律齐一同纵上，三掌齐出，都击向裘千仞力猛的左掌。砰的一声，四股掌力相接，裘千仞屹立不动，黄蓉三人却同时倒退数步。黄蓉顺手将郭芙拉到身边，郭襄却被裘千仞抢去。大厅上人马都忽地散作对阵两方。



裘千仞举起郭襄道：“这是郭靖、黄蓉的女儿，我先杀了此女，再杀黄蓉！”裘千尺大喜：“好二哥！这才是铁掌水上飘裘大帮主！”一灯盘坐在厅心，停了诵经，缓缓抬起头道：“你要找人家报仇，人家来找你报仇，却又如何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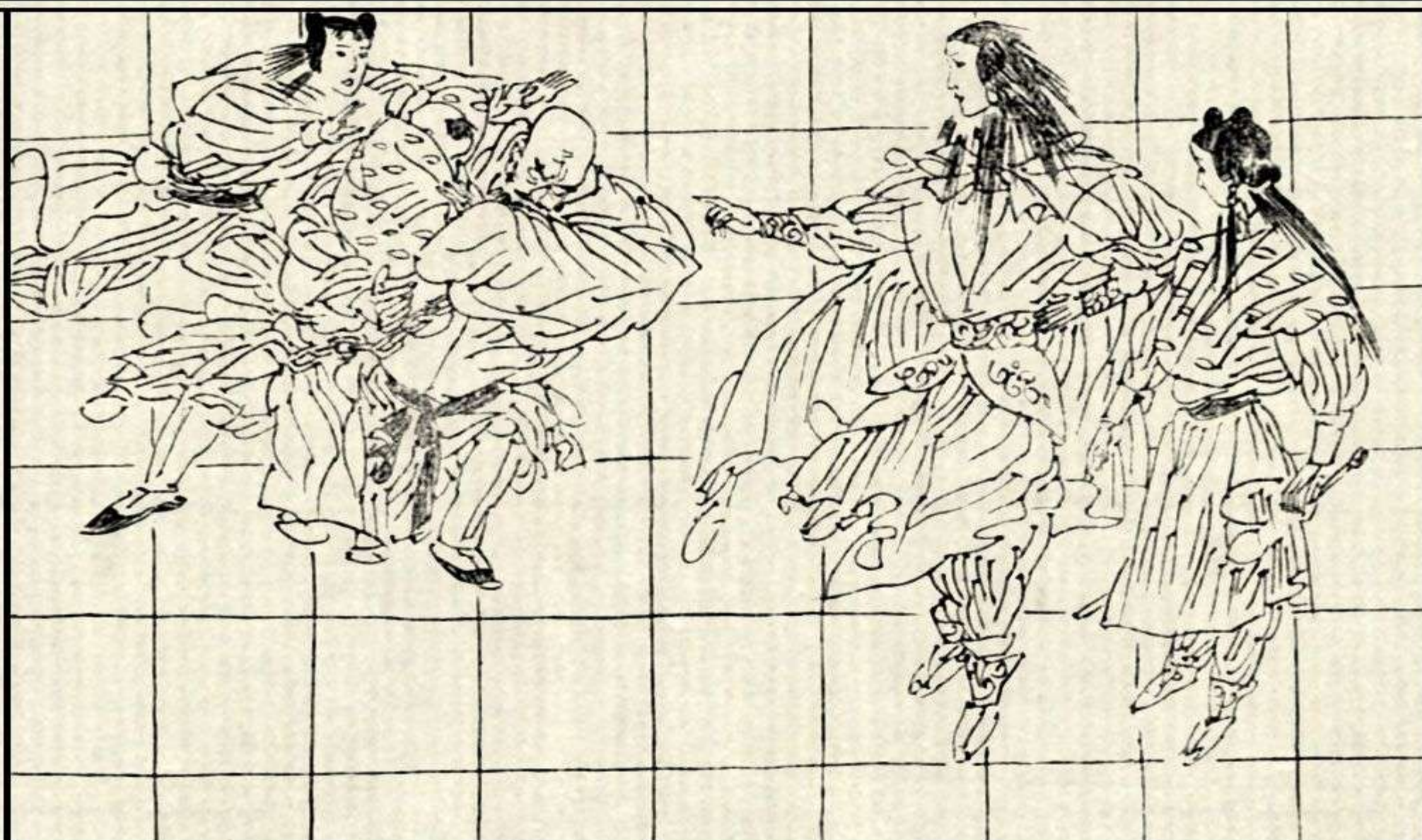
裘千仞喝道：“谁有胆子，那便过来！”脸色更显阴森可怖。突然之间，猛听得黄蓉哈哈大笑，笑声忽高忽低，便如疯子发出一般。众人不禁毛骨悚然。郭芙叫道：“妈妈！”武三通、耶律齐同声叫：“郭夫人！”均怦怦心跳。



只見黃蓉將打狗棒往地下一拋，踏上两步，拆散了手中头发，笑声更加尖细凄厉，将郭芙挥退开，走向裘千仞。这下裘千仞也大出意料，瞪目凝视。黄蓉双臂箕张，恶狠狠地道：“快把这小孩儿打死，打她的背心，不可容情！”



裘千仞將郭襄抱在懷裡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誰？”黃蓉縱聲大笑，張臂往前一撲。裘千仞滑向一側。黃蓉陰惻惻地道：“那天晚上在大理皇宮之中，你抓住一個小孩兒，就是這樣……你弄得他半死，終於無法活命……”



裘千仞听到这里，全身发抖，往事蓦地兜上心来。原来这是他一桩心病，当年他弄死大理国刘贵妃瑛姑的孩子，后来刘贵妃与他相遇，发疯般地抱住他拚个同归于尽，他只有落荒而逃，现听了黄蓉的话，痛悔之念不能自己。



众人都道黄蓉疯了，以致语出无伦。只有一灯才暗暗佩服黄蓉的大智大勇。裘千仞这时呜咽道：“死了，死了！好好的一个小孩儿，活活地给我打死了。”缓步走到黄蓉面前，递过郭襄，道：“你打死我抵命罢！”



黄蓉刚欲伸手去接，只听一灯喝道：“冤冤相报，何时方了？手中屠刀，何时方抛？”裘千仞一惊，双手一收，郭襄便直往地下摔去。黄蓉眼快，用脚背在孩儿腰间轻轻一托，再轻轻往外一送，郭襄稳稳地飞向耶律齐手中。



耶律齐抱住郭襄，但见郭襄乌溜溜一对眼珠不住滚动，张开小嘴正欲大哭。他想，郭襄万一哭出声来，裘千仞心神说不定会有变化，忙伸掌将郭襄小口轻轻一按，阻住她哭出声来，又叫：“啊哟，小孩儿给这和尚弄死了。”



裘千仞面如死灰，刹时间大彻大悟，向一灯合十躬身，道：“多谢和尚点化！”然后扬长而出。裘千尺急叫：“二哥，二哥，你回来！”裘千仞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你叫我回来，我却叫你回来呢！”说罢，大袖一挥，飘然出了大厅。



黄蓉挽起头发，抱过了郭襄。郭芙见母亲和妹妹无恙，又惊又喜，扑在母亲怀里说道：“妈，我还道你当真发了疯呢！”黄蓉走到一灯身前道：“侄女逼于无奈，提及旧事，还请大师见谅。”一灯道：“蓉儿，真乃女中诸葛也！”



裘千尺望着兄长背影在屏门外隐落，此生再无相见之日，胸口不禁一酸，体味那句“你叫我回来，我叫你回来”话语，似乎是在劝自己悬崖勒马，不禁心中一阵惆怅，便撑起面子道：“各位在此稍待，老婆子失陪了。”



“且慢！”黄蓉道：“我们今日造访，乃是为求绝情丹而来……”裘千尺向身旁侍众一点头，众弟子齐声唿哨，每处门口都涌出四名绿衣弟子，高举装着利刃的渔网，拦住去路。四名侍女抬起裘千尺坐椅，退入内堂去。



黄蓉、武三通、耶律齐等见渔网阵的声势，心下暗惊，均想：“这渔网阵好不厉害，不知如何方能破得？”这么一迟疑，大厅前门后门一齐轧轧关上，众绿衣弟子退出。黄蓉道：“不须惊惶，咱们得想个法儿，如何盗药救人方为良策。”

神雕侠侣（6）

改编：文西早 绘画：绪经 明阳

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安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64印张16印数：1—24,000册1990年1月第一版1990年1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5410-0467-7/J·442

定价：（套装）5.80元